

01

踏上彩虹桥，回首荔湾的千年往事



■横跨驷马涌上的彩虹桥曾作为旧时广州城西进出口的重要通道而存在。

地铁彩虹桥站设在了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与西华路相交的位置上，这一带以“彩虹”二字命名的地方还不少，除了地铁站，公交车站也叫“彩虹桥站”，旁边还有彩虹东街、彩虹横街等街道，左近是彩虹大厦、彩虹曲苑、彩虹创意园、彩虹文化广场等，而这所有的“彩虹”二字，皆源这里建造于南汉时期、迄今已逾千年历史的一座“古桥”——彩虹桥。

历史上的广州，可谓是城在水中，绿溪如织，桥波相映，见于历史记录的古桥便有62座，彩虹桥正是这六十二分之一，且建造时间仅次于同为南汉时期兴建的流花古桥。



■地铁彩虹桥站

从地铁彩虹桥站的D出口出来往左边一拐，你就站在了彩虹桥的桥头；当然，如今你眼前所见的彩虹桥是2005年广州市政府复修的清末民初样貌的彩虹桥，上世纪30年代原彩虹桥已被拆改成钢筋混凝土结构。

据说彩虹桥也曾被称为“采虹桥”，现在

长25米、宽16米，站在不远处观眺彩虹桥已看不太出“彩虹”的气韵，偶有寻桥而至的人站在桥头拍照，才提醒人们这里似乎曾经有过什么故事。

是的，横跨于驷马涌上的彩虹桥曾作为旧时广州城西进出口的重要通道而存在。

驷马涌，也叫司马涌、洗马涌，清初平南王、靖南王两位入城时于河畔放养洗浴马匹而得名，驷马涌的水源于白云山上景泰坑，经暗流入今流花湖，再经驷马涌流入澳口涌，澳口涌经南岸路流入珠江……

澳口涌的名字得于澳口村，旧时是佛山一带货物运输上岸的渡口之一，今天的南岸路其名来源于“澳口涌南边岸上村庄”的南岸村，历史上水路进广州一般从城西方向进城，船只由西村增步、西场等方向而来，经澳口涌，穿彩虹桥，在兰湖（今流花湖）码头登陆，所以南汉时期架设彩虹桥于水道之上，作为陆路的延伸、水陆的媒介，供人员车马往来，起到不可或缺的通道通行作用。

也因了交通要道的地位，驷马涌边筑泥城，种荔枝，种花藕，渐成荔枝湾——历史上真正的荔枝湾是在今荔湾路周门街一带而非泮塘，周门旧名“荔湾西约”，意思是“荔枝湾西边的村落”，这也是“荔湾路”的得名所在，泮塘荔枝湾涌事实上是荔枝湾的下游部分，也称“泮溪”，旧时半泮相通，珠江冲积而成基埂池沼溪流，曾经的“泮塘五秀”老广们都不陌生。

广州地铁8号线彩虹桥站开通成为网红打卡点，但你可知道这个站为什么命名为“彩虹桥”站？

广州“东门口”的地名源于附近东山寺，那么“西门口”为何叫做“西门口”？

走过2200多年历史长河的广州城，一花一草一木一处都充满故事，蕴含深厚底蕴，借探寻地名因果的由头更深度了解广州、发现广州、认识广州，给City walk增添点儿不一样的韵味。

■新快报记者 陈斌 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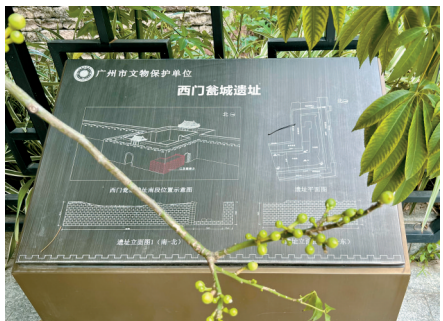
彩虹桥 西门口 在熟悉的地名里 探寻不熟悉的故事



■西门瓮城遗址静静地待在这里，驻守着自己的岁月。



■瓮城是战争史、建筑史演变的产物之一。



■广州迄今发现的唯一保存较好的明代瓮城遗址。

站在西门口，触摸西门瓮城的记忆

荔湾，也被称为广州的“西关”，历史上的广州城曾被分为东、中、西、北四个区域，明代广州城的西部城墙便沿今人民路一带建造，称为“西门口”，位于现在人民北路和中山七路交界处，广州城西的“关卡”——便是城西荔湾被称为“西关”的由来。

不过，在当时乃至民国时期，严格意义上的西关指的是上下西关，即今天的金花街、龙津街、上下九、十八甫、十三行一带繁华商业区及西关大屋住宅区，并不包括西村、西场、澳口、南岸、泮塘等当时还是村野的地方，民国十七至十九年上述原归南海县管辖的地区才划入广州市区范围，民国时期的西关行政上分为黄沙、陈

塘、逢源、长寿、西禅、南岸、沙面7区，1950年6月合并为3区，1952年9月再合并成为西区，1960年改称荔湾区，2005年芳村合并划入荔湾区。

1996年，西门口瓮城遗址被发现。

所谓瓮城，通指城外外侧加筑的小城，与城门相连接，且与城墙也能连为一体，最早的瓮城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是古代城墙重要的组成部分，基本用途是防止城门直接暴露在外，一定程度上阻碍敌人进攻而保护城池，瓮城上也可以设置箭楼或门闸，一般跟城墙等高，侧向开门，更有内外瓮城之分，可以说，瓮城是战争史、建筑史演变的产物之一。

西门瓮城遗址，位于广州市荔湾区中山七路9号，与中山六路交会处，始建于明代，为拱卫城门而设，是广州迄今发现的唯一保存较好的明代瓮城遗址。

明洪武三年即1370年，永嘉侯朱亮祖请旨扩展广州城，在今中山七路东端口建起17米高的“正西门”；清朝时将明代修筑的新城分别向东西延伸，当时广州内外三城共有18个城门；民国时期，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后拆墙修路，拆除了明代城墙与城门，利用城基修建新式马路，如今明代的古城墙仅剩了越秀山上的千余米以及上世纪90年代考古发掘出来的西门瓮城遗迹。

在今天的中山七路与人民北路交界路口，西门瓮城遗址静静地待在这里，驻守着自己的岁月。它更像是一处安然的“小公园”，那露出地面的墙体与上面简单放置的解说牌，并没有给人“断壁残垣”的破败感，反而在绿树掩映中暗含无限生机。

进入遗址范围内，长廊两侧的文图说明解读了西门瓮城发掘的历史以及广州城的简要发展史，在初秋微凉的风里，2200年赓续不断的历史有如打开了万米长卷，又如涓涓细流从眼前闪过——公元前204年秦将赵佗建南越国，定都番禺，确立了广州2200多年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